

归侨往事

## 海阔天空 宁静致远

——回国60周年感悟

□ 许国生

1959年早春,我和印尼苏北80多位同学,怀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,乘“芝利华”轮,经香港抵达国门——深圳,把受棉兰华侨总会之托携带的橡胶、咖啡、胡椒树苗交给深圳海关,尔后我经广州被分配到集美侨校。

## 努力学习 茁壮成长

1960年大批新生到集美侨校。时任校长杨新容作形势报告,描绘当时厦门的发展美景:“厦鼓是商业旅游区,集美是学区,杏林是工业区,”并鼓励我们学好本领建设新厦门。经侨校大先班的补习,我被分配到厦门工学院,度过了艰苦的60年代。1962年根据国家“调整、充实、巩固、提高”八字方针,我又重新被分配到福建医学院,与国内同学共同生活、学习、劳动,受益良多。国内生艰苦奋斗、刻苦学习的精神是我的榜样,我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。我们归侨听毛主席的话,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和当地人结合在

一起,在那里生根开花。我克服了归侨政治上的自卑感,与许多有正能量的国内朋友结为深交至今。

在校期间,我努力学习医学知识,经过社教,下乡到宁化、连城与农民“三共同”。当时山区经济落后,生活困苦。怀着对劳动人民的感情,我在条件不足、“缺医少药”情况下,培养了当地“赤脚医生”,花费了87元建立了医疗站,以白求恩大夫救死扶伤为榜样,救助了包括孕妇难产、工伤、自杀垂危的干部群众。这就是我们归侨单纯又勇敢的精神,发挥了自身的光与热。

## 就业从医 一路坎坷

1971年下乡三年后,我重新被分配到厦门第二医院,担当挑战性和艰苦性极具的外科工作,提高了业务水准,也对社会有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。

1978年我已从医10年了,时局的变化激励我向新生活挑战,来到了英国殖民地的香港。在香港,我的学历不被承认,被人鄙视嘲讽为“大陆仔”、“表叔”,心中十分愤懑。彼时我虽然不需要四处劳碌奔波,但又无所作为,十分失落。我有时间四处考察:太平山的富人区、钻石山的贫民窟、鱼龙混杂的九龙城、国民党残军的调景岭,增长了见识,苦中作乐。时值国家

改革开放初期,原有的海外关系多已中断,国家极需先进的电子仪器器件,这些都是巴黎统筹会禁运的物质。由于朋友多路广,我又胆大,通过各种途径私运水下摄影、各种电脑及芯片,都是国防科研项目急需原器件。自认为这能对国家的建设发展奉献微薄之力,我就大胆去做,作为一个男人因此而感到自豪。因为归侨根基浅,也因商业利益,我被人诬告“走私”,38万美元的货被扣,理由是货物来源不明,产品落后,也没钱付货款,真要命!货款是香港贷出来的,要还的。因为都是禁运物质,不能开信用证,只做

“货到付款”(T.P付款),事情闹大了,有关朋友叫我赶快走人。我进退两难,心也发毛了,不断上告。后来工作组进驻鼓浪屿八卦楼,一年后给我的结论是:许国生还是一个比较老实的商人。但钱还是还不了,最后上告到福州,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。

经此番波折,我不想在厦门逗留做生意了,就闯关东走西口去了,有生意就做,没生意就玩。我的足迹踏遍天山南北,天涯海角。我重返第二故乡,再回味儿时赤道椰风蕉雨下的温情,探访淳朴善良的友族和华裔故友,把大爱善举捐赠赞助给火灾、地震、海啸中等贫困遇难人群。

由于在鼓浪屿内厝沃康



在二院工作时与同事合影

泰路的祖屋长期要不回来,孩子们都在二院的库房长大,我肚子里有一股气。适逢东区开发莲花新村销售困难,我大胆买下了20号整栋楼,闲置了几年,门窗都被撬走了,原侨校校友王起鹄、吴碧芳、林上潮向致公党建议办个医疗

机构给老百姓办实事。我老爸是棉兰洪门成员,我又是医生,觉得很对口,就着手组建,院址、设备、药品全由我负担,起名“华侨门诊部”,因为我是“庙”小的“小人物”,禁用“华侨”二字,后改为“华仁”至今。

## 赤子之心 回报祖国

我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人,遵照毛主席“治病救人,救死扶伤”的精神,不会也不能“宰病人”。因种种原因,门诊部草草收场,只做不起眼的牙科诊所,至今已20年。诊所能够生存,得益于合伙的优秀医生,不但技术好,医德更好。虽然诊所在莲花二村偏僻处,又不能刷医保,但以病人为本,信誉好。我们的病人慕名而

来,有港、澳、台和外国友人,特别是集美和厦门大学留学生都很信赖我们,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。能有民间交往,以实际行动促进民间来往、增进友谊,我觉得十分欣慰。

有人劝我,八十多岁了还四处奔波,太辛苦,该享受了!我以为:活着就是要动,不动就不是人了。“水不动就是死水,人不动就是废人。”这句俗语名言激励我在人生旅途上励志前行。

无所不谈,宣扬正能量,告诉人家: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,广阔天地,任归侨自由呼吸,施展才智。在党的教育下归侨是有本事的,能生活,能创造财富,减少国家负担。财富只能一时拥有,不能天长地久,要活得健康,活得有生活质量,就要去做自己喜欢、有益国家的事。

我是个很平凡的归侨,平平淡淡地生活在祖国,似一朵浪花,温驯沉静地流淌在时代的长河,坚守着赤子“爱国初心”的情怀,感恩国家与人民对我的培养关爱,这始终是我的信念。

时光荏苒,一晃回国已61年了。放眼世界,沧桑巨变,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,长江后浪推前浪。回首过往的人生岁月,我无怨无悔。“淡泊明志,宁静致远”是我的终局。



许国生(中)与棉中友族同学相聚



嘉庚小故事

## 双双君子

□ 陈彬

陈嘉庚公司不断扩大,企业连年大获其利。1926年,陈嘉庚决定抓住这大好时机,除发展集美、厦大两校外,还要进行其它文化事业建设,其中包括在厦门、福州、上海创建图书馆。陈敬贤当时在日本,他也有一宏大的计划。他因身染数疾,特地到日本学习调和法。这调和法是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修身养性之术。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,陈敬贤看到光对学生进行智育不够,还要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。德育,在当时是一大难题,许多教育家都束手无策。陈敬贤认为人之无德,在于纵欲。人如能“节欲”,便可具德。于

是,他每月花4000元,求师,研练,想以调和法为手段,以“节欲”为突破口,探索出一套对学生进行德育的行之有效的办法。他的计划得到陈嘉庚的赞同。

陈敬贤在日本闭门静养,潜心研究,探索德育的新途径。钱,每月从银行支取。一切都很正常。但到阳历年底,却发生了一件他始料不到的事。这事使他大为伤心。造成这伤心事的不是别人,正是他的大哥陈嘉庚。

12月23日,陈敬贤收到陈嘉庚通过一家公司转来的电报。电文很简单,云:“电知敬贤

回梓,并告月费勿过1000元。”过两天,又来一电,云:“本年无利,兄甚苦。弟月费4000难堪,按1000足或归。”

三日二电,催逼何急!陈敬贤心中激起千丈波澜。他感到委屈,感到为兄的太绝情,因而寝食难安。连着给陈嘉庚写了两封长信,尽诉胸中的不平。他文辞清丽达雅,辩才滔滔;既有君子气度,又有贤人的尊严。信写得至情至理,无懈可击。

二十几天后,陈嘉庚又来一电。电文是:“前电系一时错误,甚愧。谨取消谢过。勿滞,是惑。”陈嘉庚性情耿直。以为兄

之尊向为弟认错,实为难得。

陈嘉庚和陈敬贤之间这场龃龉,实是一场君子之争。陈敬贤之所以心理失衡,除了远在日本,闭门静养,生意场的风波不太了解外,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月费4000,并不是为了自己,也是为教育。而且这早已列入计划,陈嘉庚同意的了。现在突然三日二电,令其减削。箭已射出,何能收回?另外,陈敬贤觉得兄弟间什么事都可商量,有什么话写信来,何苦用电报,又是通过外人,把兄弟间的事公诸于众,使他有失颜面。

陈敬贤是有道理的,对事情的处理也很有分寸。他是君子。

陈嘉庚自己承认,此事是他一时错误造成的。然而,财大如陈嘉庚,量大如陈嘉庚,何以

为区区数千元与自己的亲兄弟多话呢?他难道没有自己的苦衷?

这年的上半年,陈嘉庚还雄心勃勃。但到下半年,公司月月亏损。到年终一结账,亏了五十几万,加上厦、集两校开支百万,陈嘉庚捉襟见肘,只好大规模地减削开支,连他自己提出的厦门、福建、上海三处图书馆都砍了。陈嘉庚一向克己奉公。这“己”首先是他自己,同时也包括他的兄弟妻妾儿女。陈敬贤是他亲兄弟自然在受“克”之列。

三日二电,可见陈嘉庚当时事之烦、心之急。不用书信而用明电,虽然不妥,但也可见兄弟之亲——熟人无礼!

陈嘉庚更不失为堂堂君子。